

七脩類稿

七脩類彙

七修類藁卷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
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
命歸逡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
固過其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
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簋牛曰醢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臠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鶩曰舒雁脯曰尹祭鮮魚曰脰祭藁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概以服闋爲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爲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過犯時以爲笑予意實爲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嘗爲羣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競於

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
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
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
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
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
鐵圍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
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

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爲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
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
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畢竟晉王
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
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
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
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

也巳之巳巳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啜那
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
天方也入中國乃臨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
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
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
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尙義他人不問
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

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
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
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
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
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況能爲人面斥耶
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
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列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

宋褚淵丰頴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
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
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
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
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菴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菴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
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
明白告其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

天之生奸臣亦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剗人
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
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
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

某洞白石觀音爲某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
爲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爲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
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
而不名者何其高耶

事見詩
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

見正史傳

賈島死牛肉酒

見唐詩紀事

鳴

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

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
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
則左爲受物右爲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
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
二邊之幣郊廟卽有羣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
今讀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
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

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尙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尙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卽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
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

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

談圃作仲亮

語及

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
僧未幾陳以贓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
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
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
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煨銀以給食日亦

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四肆弟兄俱於肆
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迴
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耳目予
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攜一
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
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
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同棄世矣
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
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遭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